

后周 枭雄录

这是混乱时代的结束，也是强大王朝的开始。

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东征西讨，叱咤风云，然而英雄扼腕，出师未捷身先死；东京城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又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粉墨登场，扫平中原，安定四方，终使华夏成一统。

龙战
天下



书雅



南海出版公司

龙战
天下
hanxia

后周 枭雄录



书雅齋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周泉雄录/书雅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10

ISBN 978-7-5442-38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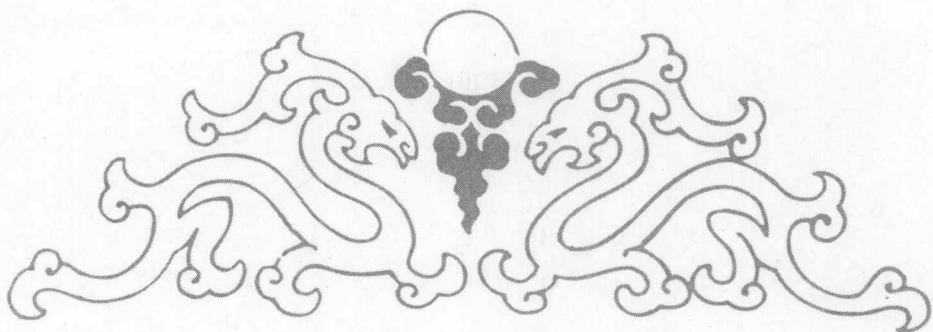
I. 后… II. 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793 号

HOUZHOU XIAOXIONG LU
后 周 泉 雄 录

作 者 书 雅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
责任校对 张 媛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 com.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51-9
定 价 25. 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后周泉雄录

目 录

第一章	飞龙出世	001
第二章	逃离东京	025
第三章	再逃东京	047
第四章	洛阳结义	065
第五章	郭威起兵	091
第六章	东京称帝	121
第七章	柴荣继位	137
第八章	驱逐辽兵	159
第九章	兄弟相认	181
第十章	陈桥兵变	203





夜晚的洛阳城分外寂静，城门早已经紧紧关闭，守城门的将士在城墙上来回行走，紧握手中的刀枪，警惕的眼睛远远望向城内空荡荡的大街，还有城外的原野。城外不远处驻扎着不少禁军，虽然已是深夜时分，但军营中的灯火依然没有熄灭，从风中隐约传来丝竹管弦的声音，还有丝丝缕缕的肉酒香味。守城的将士们忍不住咽下一口唾沫，有人不由得发起了牢骚：“他娘的，都一样当兵，怎么人家就夜夜笙歌，好酒好肉吃着，女人陪着，老子怎么就要每天晚上扛着枪在这里站岗，溜这么一晚上下来，连去逛窑子的劲儿都没了。”其他兵丁纷纷附和，只有一个老兵嗤之以鼻：“你小子说得轻巧，咱们怎么能和这帮禁军比？我们成天在这城墙上溜达，累是累点，可不管谁当皇帝，总得有咱们来巡城。禁军不一样，他们可是提着脑袋跟当今皇上打天下的，说句不好听的，要是没有他们，哪来的当今皇上！你小子要是羡慕别人的活法，现在也可以学他们，你看这城里头哪个人有这前途，你就跟着他去，将来他飞黄腾达了，你的日子绝对不比这些禁军差。”

兵士们的埋怨声小了下来，看来这老兵是他们的头儿，说话很有威信。一开始发牢骚的那兵士，究竟心里有点不平衡，于是嘟囔着问道：“那要是跟着的这人将来没前途可怎么办呀？”老兵轻蔑地一笑：“怎么办？杀头掉脑袋都是小事，从你爷爷那辈儿开始数起，一直到你孙子那辈儿，全要杀得一干二净。”他望向城外的军营，欢声笑语还不停地从那边传来，“小子，你不要羡慕他们，他们是在和命运作一场赌博，赌注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有的亲人。而且，只要把赌注押上去了，就永远不会有翻本儿的一天。”

城墙的另一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大声喊道：“老王，你又在那儿给兄弟们摆什么龙门阵呢？赶紧带人和我走，去把角门打开。”说话的是看守城门的将领，老王的顶头上司。老王不敢怠慢，连忙带着几个兄弟迎上前去，笑着对门将说：“在下面吼一嗓子就行了，干吗还亲自来，让您多跑这几步路。”门将也是一脸的不痛快：“废什么话啊，你当老子愿意上来啊。不知道宫里有什么事，非要这黑天半夜的出城，搅了老





子今晚的美事儿。”老王毕竟经多见广，闻听此言一怔，陪着笑问道：“大人，是宫中的哪位公公要出城办事呢？”

门将听到老王问，更是摆出一副悻悻的表情：“宫里的公公我都认识，可今天晚上出城的这主儿派头可比那些公公大多了，身边跟着的都是宫里的卫兵，老子只不过随口问了一句‘是谁要出门’，卫兵们不说也就罢了，为首的还把老子好一顿盘问。好了，老王你别多啰唆了，赶紧下去开门吧。”一行人说着便从城楼上走下来，城门洞里果然已经等着十几个人。老王在洛阳当差多年，宫里的人见过不少，现在虽是晚上，但瞟了一眼这些人，看他们的穿着、气派和表情，就已经知道这确实是宫中人马，而且，每个人都携带着兵器。

看到老王他们下来，卫兵们都直眉瞪眼的，为首的一个大声呼喝：“钥匙拿来了没有？赶紧给我们把门打开，怎么做事情这么慢腾腾的？”守门的兵将听着呵斥，都敢怒不敢言。老王听这声音比较熟，试探着说：“众下属也是职责所在，不敢擅离城墙，所以来得有些迟缓，还是要请大人们见谅。只不过诸位既然是宫里的人，自然也知道咱们洛阳城的规矩，一般的人晚上出城，只要有洛阳令的批文就可以，但诸位是宫里人，要出城就还需要赵统领的令牌。只有这两样东西都在，我们才能给开城门，不然，下属实在不敢造次。”

刚才说话的那人哈哈一笑说道：“原来是老王，你这王八蛋还是和以前一样，嘴上总是不肯认输。赵统领的令牌是没有的，不过赵统领本人就在此，赶紧把门打开吧，我今晚要出城办事。”老王听他如此说才放下心来，笑着上前回话：“原来还真是赵大人，我就听着有点耳熟。大人这么晚出城，是有什么急事吧？”原来，这人便是京城禁军统领赵弘殷，以前当兵的时候，和老王同在一个营内。现在虽然一个为官，一个为兵，毕竟有些情谊，又都是军卒出身，所以在面子上仍旧调笑一下。只是赵弘殷听到老王如此发问，由不住变了脸色，严厉地呵斥：“既然有令，你便开门，哪来那许多废话？我们出门做什么事，和你有什么相干？”老王不防赵弘殷的态度突然转变，在众人面前丝毫不给自己面子，心中又急又气。可是



毕竟高下有别，再加上旁边的门将唯恐他们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在一边帮腔，要老王赶快拿钥匙开门。这老王在军中混迹多年，推托拉拽的学问深不见底，见赵弘殷如此拿大，正打算找个借口为难他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怎么，弘殷，这位兄弟你认识？”

这个人的嗓音已经苍老，但是话语中的那种威严，以及沉稳的气势，让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心中都不由得充满了敬畏。赵弘殷听到他发问，也不敢怠慢，掉转马头回话：“此人原来是我军中的旧相识。”

“既然是旧相识，想必当年在军中也共同经历过生死，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何必为了一句话，就如此呵斥人家，太不应该了。不是我说你，弘殷你这脾气太直，总是这样处事，很容易得罪人的，你对别人都不好。”这人说着催马上前，来到了队伍的前面。赵弘殷连忙催马后退，身后的卫士们也自动散开，围在那人的身边。老王听到他责备赵弘殷，心里的委屈已经削减了许多，又看到素日性如烈火的赵弘殷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心里已经存了许多疑问。见对方排阵出列，于是偷眼观看，见这人骑在马上一动不动，似乎从他生下来那一刻，就是长在马背上的。他全身上下都被紧紧包裹在一件斗篷里，头上戴一顶大斗笠，整个脸隐藏在斗笠的阴影中。这时他安慰老王道：“兄弟，你不必生赵统领的气，你们既然以前就认识，你也该知道，他这人就是生来的臭脾气，一张不会说话的嘴。我们深夜出城，确实有急事要办，只是这宫中的事情，宫外的人知道得越少越好，就是我们这些在宫里当差的，有时候碰到事情也是能躲就躲，知道得越多风险越多，还望兄弟你多多包涵。”老王听他说得客气，而且话里话外把道理也说得明白，心中自然欢喜，刚才的那点委屈和不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一拱手说道：“既然您老都这么说了，我也不是不上道的，自然不会和大家藏什么猫腻。”又朝赵弘殷一拱手说：“赵统领，我这边开门，请你们上路吧。”赵弘殷也拱手道：“老王，我心急嘴快，说话不好听，你千万要担待，等我办完事情回来，请大家到我府上喝酒。”众人都轰然响应。老王不仅找回了面子，还无端落了一席酒饭，心里也是高兴，从身上拿出钥匙，打开了第一道锁。门将也从身上取出钥匙打开了第



二道锁，然后拔去门闩，将门缓缓推开。守城将士分列在城门的两旁，赵弘殷一行人催马便朝外面走。老王还是好奇，眼睛仍旧一眨不眨地望着戴斗笠那人。那人感觉到老王在看他，路过老王身边时，微微向他转过脸来，点头致意。就在他点头完毕又抬头的一瞬间，借着身边火光的照耀，老王清楚地看到了他脸庞的下半部分，下巴的胡须已经花白，嘴唇紧紧抿着，但是由于年龄太大，肌肉松弛，嘴角已经开始被下垂的肌肉拉扯得有点歪曲。两鬓都是络腮胡子，但是左脸的胡子中间，有一道清楚的白痕。这种白痕老王是再清楚不过的，这是在作战过程中，被敌人砍中脸颊痊愈后留下的伤疤。老王一愣，这个人的年龄、神秘的身份和脸颊上的伤疤，都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他仔细打量着那个已经离去的背影，忍不住内心的惊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惹得其他兵士都奇怪地看着他。老王想要说什么，但是想了想，还是紧紧地闭上了嘴。

一行人直奔城外的军营而去。到了军营门口，只见营门大开，几个守营的兵士有的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有的已经就地睡倒，不省人事；有一个稍微清醒一点的，见营门口来了人，强撑着身体想过来盘问，歪歪斜斜走了两步，也躺倒在地鼾声大起。赵弘殷见到这情形，气得浑身发抖，纵马上前拔剑就想斩杀这几名军士。身后那人轻叹一声说道：“弘殷，不要动气，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兵士们如此形状，都是受了他们上司的影响。你杀这几个士兵于事无补，且让我们进营去，找营中的军官问个究竟好了。”赵弘殷听老者如此说，羞愧不已，收起手中的剑，跳下马来到老者的马前说：“城外的士兵也隶属禁军，他们的军纪如此废弛，我身为禁军统领，难辞其咎。”老者摇了摇头：“我平日在京中，见你统帅的禁军纪律严明，举止有度，足以说明你带兵有方。这城外的禁军虽说归你统辖，但大都是当年随我入洛阳的兵士，我就是唯恐他们仗着有功，骚扰洛阳的百姓，虽然把他们归入禁军，却嘱咐你把他们放之城外，这样，他们和城内禁军不常往来，若是入城中生乱，必然被你训练的禁军所阻止。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现在竟然如此不像话。不知道这城外禁军，现在归谁



直接管辖？”赵弘殷连忙拱手回话：“城外禁军的统领，乃是安载绪。”老者沉默了一会儿，也没有想出来安载绪究竟是何人，问道：“这个名字听上去耳生得很，难道是你后来提拔的？”赵弘殷连忙回话：“城外禁军营的统领，哪是我有权能指派调拨得动的。这却是几个月前，枢密使安重海亲自下令调拨来的。”

“哦？一个小小的禁军统领，却劳动安重海亲自下令调拨？这安载绪究竟何人，难道是以前军功卓著吗？”老者的声音猛然提了起来。赵弘殷考虑了一下，还是不敢隐瞒：“这安载绪乃是安重海的远房侄子，前不久才来投军，身无寸功。”

老者哼了一声跳下马，徒步走进军营。赵弘殷和其他卫兵们赶紧跟在老者的身后。一路上只见营中的将士们不是正吃酒猜拳，便是聚众赌博，个个衣衫不整，许多营帐中还传来女人的低笑声。中军大帐中，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此刻正是歌舞喧天。老者领着众人往中军大帐走去，营中的军士们毫无防备，没有一个人前来盘问。来到大帐前，守门的几个兵士正背朝着外面，透过帐幕的缝隙，撅着屁股朝里面偷窥呢，根本没有发现身后来了这许多人。老者朝身后的赵弘殷摆了摆手，赵弘殷会意，朝左右做了个手势，他们便悄悄走过去，将这些兵士悄无声息地按倒在地，堵住嘴，绑了手脚放在帐后。老者将帐门一撩就走了进去，赵弘殷和手下的人将便装脱去，露出禁军军服，也跟了进去。

十几个舞伎正在大帐中央盘旋起舞，周围的桌子后面，有十几个军将或坐或躺正在欣赏，每个人身边都陪着一名女子，个个袒胸露乳，正在和军官们调笑。主位上的那员将领，早已经精赤了上身，对身边的几名女子上下其手。整个中军大帐狼藉一片，脂粉气、汗臭气和众人的体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见到有人进来，军官们一愣，但一看到赵弘殷等人也是和自己一样的禁军服色，便又放下心来。老者朝前走了几步，并没有摘下头上的斗笠，也没有解开身上的斗篷，只是缓缓地扫视众将官。那坐在首位的赤身将领站起身来，因为酒喝得太多，两眼发直，口齿不清：“兄弟们，这么晚才送过来，看来一定是好货色，来，让我看看是哪所院里的头牌？”



说着跌跌撞撞地朝老者走了过来。赵弘殷大怒，刚想上前制止，见老者将手伸到身后微微摆动，不许他来干涉，便按捺住，用眼色示意手下的人保持警惕。那个赤着上身的将领，便是安载绪，他今晚聚众行乐，早就指使手下的兵丁去城中的妓院领回妓女来行乐。老者的全身被紧紧包裹在斗篷和斗笠下，加上身后的赵弘殷等人都是禁军服色，他还以为是刚刚送来的女子，迫不及待想尝尝鲜，完全没想到今晚便是自己生命的终结日。

安载绪摇摇晃晃来到老者面前，眯着眼睛看老者，老者不动声色站在他面前，安载绪不由得猥琐地笑起来，笨拙地一转身，然后问周围的将领：“既然这妹子来得这么晚，我们就罚她跳个舞。不过跳这个舞要有条件，穿着衣服跳我们见多了，今天，让她给我们脱光了跳，如何？”众人都轰然响应，拍桌子的鼓掌的吹口哨的，纷纷叫好。安载绪这才转过身来，醉眼朦胧地看着老者，口齿不清地说道：“你听到了，大家都要你脱光了跳，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不过没关系，不用你自己脱，本统领亲自替你脱。”众人更是一阵喧嚣。安载绪酒意上涌，伸手就要摘掉老者的斗笠，手刚碰到斗笠，却又停住了，自言自语道：“看你这身段，估计也就是脸上好看，倒不忙着看脸，先看看身子再说。”说着就把手伸到了斗篷的系带上，轻轻一拉，斗篷便从老者的身上滑落到地上，露出一身明黄色的衣衫，上面还绣着几条红色鳞片的龙。帐篷里面的将领们发出一片惊呼声，有几个酒喝得稍微少一点的当时就被吓醒了，知道大事不好。可是安载绪却已经神志不清，以为众人的惊呼是在为自己喝彩呢，得意洋洋地把手一抬，就把老者的斗笠打落在地。老者这时才缓缓抬起头，整个脸完全暴露在大帐内的灯光下。

帐内的很多将领，都是原来的老兵，见到老者的脸，酒当时就醒了，纷纷推开身边的女人站起来，呼啦啦跪倒在地。安载绪没想到斗篷下显现出来的居然是个老者，心中自然不痛快，看到众将领都跪倒在地，仍然没有回过味来，反而指着老者的脸喝问：“你是什么人，怎么敢闯进我的军营？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赵弘殷这时候再也按捺不住，朝手下一摆手，军士们一拥而上，当即将安载绪按倒在地。安载绪嘴里还嘟囔着想反抗，



赵弘殷看他说得不可，冲上前去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又命人从旁边抬过一张椅子来，请老者坐下。安载绪见其他将领都跪倒在地不敢言语，这才知道事情不妙，他仔细看了看老者的脸庞和衣着，忍不住颤声说道：“皇上？您怎么会到这里？”

这个老者，便是当今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李存勖死后，他被兵士们拥戴做了皇帝，当政以后勤勤恳恳，鼓励百姓从事农业，发展生产。对外，他又十分强硬，因为当年他就是有名的武将，对外作战无往不胜，北方的契丹和南方的南唐、吴越等国对后唐的几次侵略都没能成功。后唐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短暂的安定，李嗣源很是高兴。近来他听说城外的禁军越来越不像话，现在已经开始到京城中欺男霸女。当年李存勖猜忌李嗣源，想要召他入京杀死他，正是手下的这些军将，不肯让李嗣源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奋然起事，也不顾李嗣源的劝说，带兵冲入了京城，拥戴李嗣源做了皇帝。所以李嗣源总感觉欠他们点情，自己做了皇帝，也不愿让他们受苦，于是没有再派他们出战，反而把他们全都编入了禁军，让他们在城外扎营。这么一来，这些兵士虽然也号称禁军，但并不用像其他兵士那样守城，也不必每天维持京城的治安，皇宫里的安全更是不用他们操心，天天没有什么事情做，但薪俸却一点也不少。李嗣源这么做，其实就是养着他们，可就这样舒服的日子，也不能让他们称心，还经常到洛阳城中闹事。有时候闹到官府去了，京兆尹一看是城外的禁军，知道惹不起，也就做了和事佬。就算他们实在太不像话了，京兆尹也不敢随便处置，只能向李嗣源禀报，可李嗣源顾念旧情，都得过且过了。这一次，这些兵丁却闹得有些大了，竟然跑到洛阳城中，将别人家的小媳妇都抢走了，偏巧那家人有亲戚在朝中为官，这才惊动了李嗣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战争不断，士兵们每天在前线上杀敌冲锋，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早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所以回了城，喝酒赌博闹事，扰乱社会治安，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一言不合，就拔刀子拼命，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扳过来的。但也正是由于战乱，城市里的居民人口大量流失，无论哪个官员都希望自己统辖下的城市能够吸引远方的居民迁徙过来，好发展生产，促进



经济。而老百姓到了一个城市，是否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关键，就是看当地的官员如何处理军队和百姓的关系，如果当地的军队太过骄横，老百姓难以以为生，人们就会纷纷迁徙到其他城市去，而居民越来越少，当地可供应的商品和日常用品也会越来越少，士兵们就更容易去偷去抢。所以，若是普通军士间的斗殴，哪怕就是杀伤人命，当地官员一般不愿意多管，最多是抓起来送回军营，由统领处置；若是涉及老百姓的利益，官员可就绝不能怠慢了。李嗣源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听说城外的禁军已经胡作非为至此，气不打一处来，本来打算第二天责成京兆尹严查此事的，可当天晚上越想越气，于是从床上爬起来，让人把都城禁军统领赵弘殷叫过来，陪同自己夜访城外禁军营。没想到居然亲眼目睹了这般颓废状态，更是怒从心头起，决心今晚要好好整治这帮无法无天的禁军。

本来李嗣源只是想训斥训斥这帮禁军就了事，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他打天下的，只要他一出面，那么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太过造次。可一听说现在的城外禁军统领是安重海的侄子，就改变了主意。当初李嗣源能当上皇帝，这安重海出过大力，是他登基的一号功臣，但后来安重海却仗着有功，权倾朝野，总是有意无意地轻视李嗣源的权威，其他臣子见了他比见了皇帝还要敬畏，这让李嗣源心中十分不爽。若是单为这个也还罢了，更可气的是，这安重海因为看不惯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经常在他面前诋毁李从珂。那李从珂从小就跟着李嗣源，当年李嗣源在外面打仗，家里面的一切都靠李从珂来奉养，他和李从珂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时间一长，李嗣源对安重海就有点厌烦，偏偏安重海还不知趣，最近几次三番诬陷李从珂谋反，要李嗣源将李从珂召进京城处死。李嗣源当然不从，两个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李嗣源心中更是惊怒，早就想找个机会给安重海上点眼药，让他知道究竟谁才是当朝天子。所以，一听说这安载绪乃是安重海的侄子，由不住就起了杀心。也是活该这安载绪倒霉，碰巧就撞上了李嗣源的枪口。看到来者居然是当今皇上，他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随即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臣罪该万死，实在不知道是皇上亲临，所以如此冒犯。”



李嗣源冷笑一声：“你也知道你罪该万死？朕问你，你身为军营统领，不为众兵士起表率作用，反倒擅自将舞伎召入军营娱乐，该当何罪？”

安载绪战战兢兢道：“私自召舞伎入营，普通军士杖八十，军官杖二百，统帅死罪。”

李嗣源又问：“朕刚才入军营的时候，军士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无人盘问，无论是谁进出，军营都若无人之地，而你身为统领，夜晚不去巡营，又该当何罪？”

安载绪的冷汗涔涔而下：“也是死罪。望皇上开恩，免罪臣一死。”

李嗣源哈哈大笑：“你现在才想起求饶，恐怕晚了些。说实话，让你们驻扎在城外，本来就不是预备打仗的，而军营中的这些兵士，都是当年和朕一同征战沙场的好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为了这些，朕也不会深夜跑来。朕来这里，主要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今天你是不是派人去洛阳城的景深胡同，闯入民宅，强抢了里面一户人家刚过门的小媳妇？”

安载绪刚才被李嗣源几番责问，本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可一听到李嗣源问的是这件事，反倒镇定了几分：“不错，确有此事，是臣派人去把那家的小媳妇抢出来的。”李嗣源不防备他承认得如此爽快，反倒一愣，转眼朝旁边已经吓得瑟瑟发抖的那些舞伎看了一圈，心想这些都是妓院里的婊子，必然不会是被抢来的小媳妇，便又转头对安载绪说：“你身为军营统领，职责是保障京城百姓的安全，可是你自己却干出这种天人共愤的事情来。那小媳妇现在被你关在什么地方？赶紧把人家放出来！”

安载绪却磕了个头说：“皇上，那小媳妇现在并不在军营内。”

李嗣源一愣，心里不由得发急，唯恐那女子因不愿遭受耻辱而反抗，被安载绪一怒之下杀死。想到这里，他猛然提高声音：“你把那女子怎么样了？快说！”

李嗣源当年和王彦章、元行钦、李存孝、夏鲁奇并称当世五大英豪，人送外号李横冲，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是猛然发起火来，还是声如惊雷。安载绪本趴在地上，听到他这一声大喝，吓得一哆嗦，差点滚翻在地，连忙稳住心神，战战兢兢道：“罪



臣本来也不知道这女子究竟何人，之所以派人去抢，也是受人指使，是有人看中了那女子，但自己又不方便出面，所以才让我派人去抢的。皇上可千万不要怪罪罪臣，罪臣也是迫不得已啊。现在那女子已经送给那人了，并不在军营内。”

李嗣源心中大惊，这安载绪就算再不成器，也是禁军的统领，在京城内除了自己有权调动禁军之外，还有谁能指使得动呢？这么一想，他心里隐约有点不安，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得不继续追问：“你究竟受何人指使？那抢来的女子，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安载绪磕头如捣蒜：“回禀皇上，秦王在一次城外游玩中，发现那女子貌美，于是派人前去提亲。那家人不许，又害怕秦王势大，如果继续前来纠缠，终究是胳膊拗不过大腿，所以即刻托亲靠友，将这个女子许了一户人家，几天之内就办完了婚事。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迅速，本想秦王再来提亲时，看这女子已经出嫁，自然也就死了这条心了。谁知秦王听说这女子已出嫁，大怒之下，立即让人打探出这女子现在何处。但他顾及自己的身份，就让罪臣派几个禁军去把那女子抢出来。如果不是有秦王之命，罪臣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去京城里面抢别人的媳妇。罪臣派兵抢到了那女子，直接就送到秦王府去了。还望皇上明察。”

这一番话说出来，在场的人都大惊，李嗣源更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他指着安载绪的鼻子喝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是秦王李从荣指使你去抢人家的小媳妇吗？现在那小媳妇就在秦王府上？”

安载绪连连点头：“没错，皇上，罪臣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不信，皇上可以到秦王府上去仔细搜查，那小媳妇现在就在那里。”其他的将领这时也纷纷随声附和，都说安载绪说的是真话，而且秦王为了表示谢意，还特意让人置办了酒席，又送来一队舞伎供他们享乐。李嗣源气得全身发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居然干出了这等禽兽不如的事。在他气愤的同时，心中的怀疑和惧怕却要比气愤更强烈万分。当年李存勖对他起了猜忌之心，下旨意随便找了个借口要他回京，就是手下的这帮禁军，唯恐他一旦失势，他们也跟着受牵连，于是鼓动他起兵逼宫，最后逼死了李



存勳，他坐上了皇位。说得不好听，这帮兵痞子没有一个人好人，都是亡命之徒，有钱便是爷，有奶便是娘。别看他现在把他们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可是只要有人跳出来，稍微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手对准他的心口。可是现在秦王李从荣竟然和这帮禁军悄悄建立了联系，甚至已经开始驱使他们办事，这样发展下去，难保有一天他不会鼓动这批人再来一次逼宫，到时候被逼下皇位的可就是李嗣源自己了。虽说秦王是李嗣源的亲生儿子，可是在历史上，为了这个皇位，儿子逼死老子的事情还少吗？远的不说，就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发动玄武门之变，将亲兄弟都射杀了。要不是李渊甘心让位，在那样的情况下，只要李世民朝手下使一个眼色，唐高祖还不是照样死于乱军中？想到这里，李嗣源感到一阵深深的恐惧，他知道，再也不能把这部分兵丁就这么放在城外，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了，必须要严格管理起来，以防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所利用。李嗣源瞬间便下了决定。他环顾一下帐内的人，有很多是熟面孔，都是当年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可是谁让你们陷入这么一件事呢？而且，我要将你们从此管理起来，就必然要做出点举动来表示决心。况且秦王李从荣做的这件事，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难道我能为了区区一个女子，就把我儿子怎么样吗？只有委屈你们了。你们平时口口声声说肯为我卖命，今天就借你们的头一用吧。

想到这里，李嗣源缓缓说道：“你说是秦王指使你去做的，朕回去后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仅此一件事情并不能抵消你其他的罪过。你身为统帅，放纵军士，还把妓女带入营内淫乐，这些可不是其他人指使的吧？你既然知晓军法，也知道这样是犯了死罪的，可还是如此妄为，又被朕抓了个正着，决不能轻易放过你。来人！”李嗣源一声大喝，身后的赵弘殷率领自己的亲兵也大声道：“在。”

“安载绪身为禁军营的统领，纵容军士入城掳掠，平时不加紧练兵，夜晚不巡查岗哨，导致军纪废弛；而且聚众淫乐，将舞伎带入军营，惑乱军心，依照军法当立即处斩。现在便将他拖出去斩首。”李嗣源说到这里，停顿了一瞬，很快又说下去：“帐内的其他将领，以从罪论处，依照军法